了。"

黄昏的一缕阳光洒落在她的脸上,黑黑的肤色变得柔和起来,我忽然发现其实她很美,也许心灵的美丽真的能让人光彩照人的。当她向我倾诉她的心愿时,倒不如说是她向自己的丈夫、儿子在作 N 次的承诺,我被深深地打动了。我轻轻地对她说:"一定会很快实现的。"我放在桌上的饮料和零食,她

一口也没吃。她在天津西站下车了,她说这 儿下车离她家近。我们挥手告别,我目送她 的身影渐渐远去,竟然生出一番永不忘却的 感动……

六年过去了,不知这位天津大姐过得好吗? 儿子考上大学了吗? 新房子买了吗? 真的希望你生活美满幸福,更希望你能看到一位 萍水相逢的老大姐为你而写的这段文字。

## 石头城上月如钩

任穆蕤

世上最公平的莫过于 日月了。

我的家与石头城隔着一条秦淮河,秦淮河水近来变清了,晚间,总有几条张灯结彩的机动游船溯水向东驶去,船上播放着电声的《梅花三弄》、《渔舟唱晚》等古筝曲,涡轮哗哗地击打着水波,那声音和谐动听又十分现代,就像克莱德曼的钢琴曲那样,传统和经典被流行改造了,却还多少留着些"桨声灯影"的遗韵和六朝古都的原调。

 回溯的年代,此时,它更像是一位千古不朽的 历史老人,用他脸上风蚀日晒出的沟壑见证 着石城 1800 年的世事沧桑。

人造的灯光有熄灭的时候,即便是夏夜,到了子夜时分,石头城也只剩下秦淮岸边一路排开的照明灯了。石头城是凄清的,它似乎只适合与月为伴。那不说话的石墙似乎也知道,只有月是它永远的、忠实的伴侣。她总是那么守时地悄悄地到来,又总是那么条理不乱地阴晴圆缺,1800年来许多个夜晚的和谐相守,给世人留下了对三国群雄的追思,对六朝旧都的遥想。

于人于物,不朽都是一种幸运。在南京这样的现代化大都市里,三国的遗迹早已灰飞烟灭,只有石头城,因了远离主城区,再又因了鬼脸、清凉,这些后世人给起的不吉庆的名字,躲过了数朝更替的炮火硝烟,避开了氏族豪门的圈地建宅,加之江水日渐朝北改道,宋元以后,这里已不再是江岸要隘,边缘化了的石头城反倒默默地被留存了下来。

它也曾有过英姿勃发的青春年少。曾几

72

何时,那个碧眼紫髯,天下三雄之一的孙权,为了东吴都城建邺的安宁,在此建起了军事要塞。当时的长江就在清凉山的脚下,这段城墙倚着天然屏障的清凉山石而建,筑墙采用的是缺损处补石的做法,这便是石头城名称的来历。比起完全人造的城墙,当年的石头城更具有某种天赋的威严,城关壁立,惊涛拍岸;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;石城虎踞,钟山龙蟠,十足的帝王都城的气派。

可悲的是,在金陵这块帝王风水之地,自东晋之始的偏安朝廷,没有一个不是短命的,"商女不知亡国恨,隔江犹唱后庭花"。看来,江山到了南朝的最后一个朝廷陈后主的手上,石头城的军防已是形同虚设。南唐李后主更是如此,明知宋兵已从石头城外破阵压境,依旧夜夜对酒当歌,赋诗狎妓。直到被宋掳走,做了亡国之君,他才开始愁了,不过,这种愁再苦痛也是私愁,你看他,对故国的思念里,没有国破家亡的慨叹,没有损兵折将的哀伤,想的还只是他宫廷内外的奢靡,"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"。这样的君主,不亡等什么呀!

传说中,秦始皇派人打通方山,引淮河水 冲掉了金陵的帝王之气,这块地方王朝也就

短命了。不过,王朝更替从不妨碍大自然的春 华秋实、冬枯夏荣。"无情最是台城柳,依旧烟 笼十里堤"。晚唐诗人韦庄写的是金陵皇宫内 城的台城;"指点六朝形胜地,唯有青山如 壁"。元代蒙族词人萨都剌写的是金陵外城的 石头城,前后相距三百余年,感怀却是相同 的。"大江日夜向东流,聚义群友又远游"。石 头城到了鲁迅的笔下,没有腥风血雨,没有神 鬼歌哭,反倒有了几分游戏历史的味道,因为 他是现实社会的批判家, 而不是传统社会的 殉道者。"六朝绮罗成旧梦,石头城上月如 钩"。诗写到此,鲁迅美学意境是很明晰的,此 处, 月都是残缺的新月好。初秋八月的夜晚, 我来到石头城下, 见一弯如钩的新月正挂在 石头城的夜空,仿佛是上苍的微笑,那无声的 夜幕中闪烁的星星是上苍的永远充满怀疑的 眼睛。这不由得令我想到了捷克作家米兰· 昆德拉的一句名言:人类一思考,上帝就发 笑』

历史的不朽借助的是大自然的永恒。再过一千年,石头城下,秦淮岸边,人们还会就着这一弯残月,一段颓垣来讲三国六朝的故事,抒写感怀历史的诗文,月和石头城相伴多久,故事文章就会写上多久。

